

旅人的眼睛

張讓

我喜歡旅行。或者說，需要旅行。經常便會有坐立不安的情緒，覺得應該走了。不管到哪裡，總之拔腳離開這裡。而我很清楚問題只在「這裡」和「那裡」，是欲掙脫時空的企圖，是打破現實的渴望。而所謂現實，是四面八方，物質和心靈無法超越的局限。我不談時光旅行或永恆，我只談一點叛逆的自由：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有的日子，氣溫和陽光正好，和小箏坐在後院，面對一小片樹林和草地，看頂上的天空，在樹林間飛掠的小鳥，聽蟲鳴和鳥叫，感覺微風拂過肌膚，一邊讀書，一邊和小箏說話，那種從生活和時間走了出去的無重量感，恍惚便給我旅行的感覺。

旅行或不旅行，都使我思索旅行的意義。我想的是旅行的需要和目的：為什麼旅行？早先我已經決定人不可能在家裡旅行，因為旅行必然的條件是離開。也就是，旅行追求的是空間的移動。更進一步說，以空間的變化換取時空的擴張和延長。因此人不可能旅行而不離家，正如不可能既站著又坐著。然而這時我發現旅行與其說是時空的移動，不如說是心境的變動。旅行不管再怎樣匆忙緊張，因為是自願而不是被迫，它的快樂來自這種必然的輕鬆之感。而這種卸去壓力的輕鬆之感，不過是情緒的一種變化，有時只在一念之間，和距離無關。換句話說，旅行終極的意義不過是一種心境。讀書、看電影、散步的平常愉悅，無非也就是精神上的旅行。而這種精神旅行的極致便是詩，所以法國詩人保羅發樂理說：「詩必然是心靈的假期。」像我坐在後院，心神透明如大氣，時空已經不重要。而實際的旅行，往往不超越坐在自己後院的興致，只是一場乏味徒勞的過程。

我心目中的旅行不包括艱苦困掙，重要在某種時空的轉換，心理上的更新。像一種人為的，精神的季節。

能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走過陌生的街道，以平常沒有的雍容和優閒，不急著到哪裡去，只是為了「在」——現在，這裡。旅行的荒謬和驚喜在我們必須千里跋涉以換取「在」的心境，必須到一個遙遠陌生的地方以實現生命在現實中失落或從來欠缺的氣象：一種美，一種境界，或竟只是短暫放縱的奢侈，童年的召喚。

球迷的一天

陳文瀾

如果無法看到、聽到昨日的球賽，你必須懷著忐忑不安的心走進便利商店買份報紙；在數十張新聞紙中，拇指、食指、中指和眼睛同時在一陣搓搓揉揉、翻翻攪攪折騰下，確定到體育版存在的方位，掀開一角像是偷窺什麼似的皺眉低看。瞄到自己的球隊贏時，「喇！」一聲，身體頓時放鬆下來的攤開報紙，開眉綻眼的再耽溺的把標題看兩遍，順便欣賞別人的痛楚，說聲「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反之敗了，合上報紙，搖一搖幾下頭舒幾口氣，邁開無力的腿走個兩三分鐘，讓自己慢慢接受這個事實；再用如萬斤重的手撕開黏在一起的紙張，看看到底是那個白癡球員或是笨蛋教練出的紕漏。

球賽的勝負會決定你今天走進課堂、辦公室自己座位的路線和方式，縮頭或揚頭，打招呼聲音的大小，以及是否要從某些人的身邊走過。你的球隊連勝時，兩眼便不斷搜尋可能不敢出現的敵隊球迷；抓住課堂辦公室的每一縫空間，哼哼哈哈把戰況直敘倒敘重複許多次，直到別人煩死為止。要是連敗的話，只好小跑步兜來繞道而行，到了座位上立刻埋首苦幹，念書、辦公，不理世事；這是避免別人有機會來安慰你，並不斷的提醒你這個事實，努力出一些餽主意，直到你受不了為止。勝負無情，比勝負更無情的則是球迷們對勝負的回憶與敘述。

走入餐廳，瞄到鄰桌有人在看另一份報紙，你不由自己的坐立不安起來，擔心是否在政治立場不同的報紙裡球賽的結果剛好顛倒。你裝得像是要上廁所似的躡手躡腳的繞過他背後，看到一樣的結果不同的照片標題，卻感覺是另一場比賽般的，勝的好像又贏了一場，敗的彷彿又輸了一次。這時有個穿著印有味全兩個紅字的人出現，連服務人員也為之一楞趨前問道：「我可以問一個非常冒昧的問題嗎？」「可以。」「味全九連敗有何感想？」……你在一角聽到不免暗自神傷或偷偷竊笑。左邊和右邊兩桌不同隊的球迷滔滔不絕的說著，你忙不迭的豎起雙耳分心二用並作臧否，努力的不讓自己遺漏任何馬路新聞。

回課堂辦公室途中，踩在被驕陽炙烤熟燙的街道，三商巧福、統一超商、時報廣場的看板無時無刻不在刺激你此起彼落的腎上腺素分泌，便利商店裡的冰箱報紙簍也凝固著對峙的戰爭。

街道和球場同時被資本主義所書寫，認同和爭執也是。踏進光炫亂目喧囂刺耳的電動玩具店，一聲聲「HomeRun」破浪傳來，你又腰站在被擊出全壘打的傻瓜後面，並抑制揍他的衝動。

諦聽

張騰蛟

只要是肯於凝神去諦聽，就可以懂得萬物的語言。像我剛才就是，我僅僅在那個山腳下作了一次短暫的佇立，各種的聲音便已盈耳。

首先聽到的，是在我身邊不遠處樹底下那幾棵小草的聲音，它們說當它們在樹底下付出相當的忍耐之後，再也不打算懼怕那棵樹的巨大身軀了，它們為了自己的成長和健壯，將要把它們的枝葉自樹底下伸探出來，以便吸納更多的陽光和雨露，它們也將把它們的根鬚在地下作更深更遠的鑽鑿，以便吸納更多的水分和營養。

一條小溪自遠處匆匆走過，我也聽到了來自小溪上的萍葉的聲音，那聲音中充滿了哀怨和悲傷，萍葉們一直都在抱怨著小溪為什麼走得那麼匆匆，為什麼不給它們一個駐足的機會，好讓它們有所喘息、有所休養。

時序才剛剛邁入秋季，一群群的葉子們便開始計議著它們對付隆冬欺凌的方法。它們已經決定，將要盡全力來護衛它們的枝頭，因為枝頭就是它們的陣地，枝頭就是它們的家，它們的子孫們將要在這裡一代代的接續著它們的歷史。葉子們說，萬一它們抵擋不了嚴冬的侵襲，它們將要新生一代的芽兒們接著奮戰下去，直到把冬攆走。

在南山上的峭壁間緊緊抓住那塊大石頭的一塊枯木，也耐不住沉默了。我看到，當一群遊客從它的山下走過時，其中的幾個曾經對這塊枯木投以輕視的眼色。那棵枯樹是從歷史中走過來的，最慣於察顏觀色，它已經知道那幾個遊客對它投以輕視眼神的原因，因此，它便對著他們喋喋了起來。它說，旅人哪，不必以這種眼神看我，我枯禿的身貌並沒有什麼醜陋的，我是代表一種成熟，一種完美。看到沒有？擁簇在我前後左右的這些樹棵們，都是我的子子孫孫。旅人哪！你們攀爬到這山上來，不是為了來捕捉風景嗎？該知道，我就是風景的締造者嗎？

又是一陣笑語自山中飄了過來，可能是山說的，也可能是谷說的澗說的。它們是說給風聽，它們說風是很傻的，說風為什麼老是在去扭曲那些炊煙呢？為什麼老是要去掀皺那些平靜的水面呢？為什麼老是在去追趕那些雲呢？結果怎麼樣，沒有一縷炊煙會被風所吹斷，沒有一塊水面永遠是皺著的，而曾經被追趕過的雲，也沒有一塊會迷失方向的。

我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懂得諦聽了。記得當我要離開那片土地的那一年，我站在一處擠滿了人群的海灘上，就清清楚楚的聽到背後的那一群山的抽泣，哭訴著要我不要離開。這多少年以來，我也一直在聽到那一群山對我的呼喚，呼喚著我的名字。